





中說卷第六

禮樂篇

阮

逸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

禮樂公華

如其

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

王道盛則可以制禮作樂明哲

君子必得公輔崇貴之位乃助成王道也

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

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

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

亂世道不能濟天下則修身以

正家可矣

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

視譜古者氏族家譜所以標門地謹昏姻也

六代孫奚仲居薛此二姓同譜王姓出舜之後封於劉至漢有王於齊者號王氏此二姓

同譜崔姓帝嚳姜嫄之後居崔邑盧姓亦姜姓之後居盧國此二姓同譜皆古禮不通昏

也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百王稱帝者相

秦始皇始故曰不帝久矣王孝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

三代稱王故春秋書王以尊天子稟正朔也

秦漢稱帝則元經書帝以尊中國而明正統也子曰絜名索實此不可去

也中國天子其為帝實失而名存矣實道也

不可去此號名空號

爾

或問謝安子曰簡矣

謝安字安石為東晉相處富貴而獨退靜

破符堅而無喜色終優游東山此簡可見矣

問王導子曰敬矣

王導

字茂弘事晉元明成三帝為相每進爵必拜元帝山陵此恭可見矣

問溫嶠子

曰毅人也

嶠字太真與王導平王敦蘇峻之亂皆有功初鎮武昌聞國難泣涕

率兵來赴天子留嶠輔政嶠讓王導此果毅可知矣

問桓溫子曰智近

謀遠鮮不及矣

溫字子元為晉將軍破李勢平符健有功為大都督又比

伐不已為慕垂所敗歸而潛有篡志此智近謀遠之驗

賈瓊問羣居之

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

外雖同而內必正內雖異則外

無傷此中
庸者乎

曰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

可也

也烏何

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

俗夫如此故全也

知道可與適道者也不失真可與立者也不殊俗可

與權者也三者備何往不全

繫師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

曰執古以御今之有乎

今之有利者皆古有之矣故必稽古子

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

孔子曰吾非生而知

之好古敏以求之

子曰恭則物服

儼然人望而畏之

愨則有

成先誠其意

平則物化

無私於物亦公焉

子曰我未見平

者也

隋政多私

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為子

曰不可行也

行仁必以禮節之

或曰禮豈為我輩設

哉

阮籍云

子不答既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旁行

而不流矣

旁行一隅不知流通之變

安知教意哉有若謂

先王之道斯為美也

有若孔子弟子

文中子曰七制

之主道斯盛矣

七制見上註

薛收曰何為其然子

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

續書有訓

收曰無制而有

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

命尚正乎

若孝武之制未亡霍光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前漢諸帝也光武之制

未亡桓榮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後漢諸君也

無制而有訓天下其

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

若昌邑王不廢東海

王不讓則必有兵爭起而生民憂也

薛收曰讚其非古乎

有讚

子曰唐虞之際斯為盛大禹臯陶所以順天

休命也

益贊于禹又臯陶曰贊贊襄哉

文中子曰議天子所

以兼采而博聽也

有續書

唯至公之主為能擇

焉

公朝共議擇善而從

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

有續書

古

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孟

盤銘云德日新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圓君者孟也孟方則水方勒

於几杖杖銘云扶危定傾皆戒也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

誠之功乎常念日新扶危之誠自無過薛收曰諫其見忠

臣之心乎續書有諫其志直其言危志直若周昌云口不能言

心知不可是也言危若樊噲云子曰必也直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平是也

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為乎不迫若賈

誼曰今之進言者皆云天下治臣獨以為未是也知命為知其君可諫則諫進退不違天

命也狡乎逆上吾不與也狡謂志不直也言不危也非忠順故曰逆

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其

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子言漢武大體

生知不由人諫而理也若初即位崇太學立明堂黜百家策賢良雄才大畧此皆天縱也

如汲黯之許方朔之滑稽雖未聽亦能容之矣故賢人攢于朝直言

屬於耳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帝業賢人

若仲舒申公枚臯相如嚴樂輩是也此數子每大臣奏事則皆辨論之是攢于朝屬於耳

也晚年下詔覺用兵之悔封丞相田可不謂

千秋為富民侯是知悔而帝業康也

有志之主乎續書所以有志子曰姚義之辯李靖之

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

文加之以篤固七子各得一長更能敦篤則固申之以禮樂

可以成人矣既固矣必能成之禮樂通才然後及也子謂京房

郭璞古之亂常人也京房字君明習災變之學以卦直日用事本姓

李氏而輒自推律改爲京氏郭璞字景純好陰陽筭術被髮銜刀竟坐誅二子並乖正經

亂人倫者也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

天下無家道矣士冠昏禮二十而冠三十而昏成人正家不可廢也喪

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

亦言士喪祭禮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也又曰祭必自其祖 嗚呼吾末

如之何也已矣傷時廢禮越公問政子曰恭以

儉楊素驕後邳公問政蘇威封邳國子曰清

以平威以老臣貴位引其子夔預朝安平公

問政李德林封安平郡公子曰無闔人以名德林文學擅名然多

白負見毀于時故子謂薛收賈瓊曰春秋元

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直微曲中

蓋權行
取中
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

通乎楊素問薛道衡薛公曰鄉人也並家河東是其家傳

七世矣家傳儒業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不逢明時

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

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若孔子自弗父何嗣厲公及正考甫佐戴武宣

公至孔父嘉立殤公至仲尼凡三百年不遇明時三十年為一世越公曰奚

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

必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叙彝倫矣

六經續而
彝倫叙

子出自蒲關

自長安出蒲州關北歸晉

關吏

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遯我生民也

陸逢賢人隱於關吏

子為之宿翌日而行

子知其賢意在生民故特為宿未忍去

陸

逢送子曰行矣江湖鱣鯨非溝瀆所容也

聖道

大非羣小所知

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何也

易彖

詞

子曰明內而齊外

離明巽齊

故家道正而天下

正

治國者先齊家

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是謂教本

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

韓愈曰仁

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然則道
德者本仁而中和之所以為禮樂也
子曰禮

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

喻門南向使人出入而節限內外
其得中道乎
解上文皇極義
故能

辯上下定民志
上不偏下下不僭上
或問君

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
易係
曰君子不

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
即此微章柔
文中

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
北齊高洋

至高緯二十八年後周自干文覺至介國公
二十五年日尋干戈雖有名臣豈暇及禮哉

獻公曰

安康 獻公

天子失禮則諸侯脩於國諸侯

失禮則大夫脩於家

周東遷邦禮喪韓宣子適魯曰周禮在魯矣此

諸侯脩於國也魯三家專政八佾舞庭孔子自衛反魯乃定禮樂此大夫脩於家也禮

樂之作獻公之志也

禮論樂論蓋推獻公之志而作

程元問

六經之致

續經

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

續書

起於漢高祖止晉武帝

續詩以辯六代之俗

六代詩見上

修

元經以斷南北之疑

晉東遷故南朝推運曆者因以齊梁陳為正統

後魏據中原故北朝推運曆者以北齊周隋為正統於是南北二史夷虜相稱而天下疑

矣元經者所以尊中國故中國無主則正統歸魏周讚易

道以申先師之旨申明十翼也正禮樂以旌後王

之失後王有不合周公制作者則論而正之如斯而已矣程元

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天子何處乎居處

中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言我亦不作亦不述蓋以微言絕大

義乖則我再三申明之爾其好而能樂勤而不厭者乎言我

但好學不厭而已聖與明吾安敢處不敢當程元所言子曰

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

不行而至者

老子曰坐進此道書曰行之惟

得有至有不至此言人性

差殊各由所習遂相遠也

存諸

未若不見而存者也

不待見而心常存

不言而

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

可以禮招

信也

可棄而不可慢

棄謂道不同

輕譽苟毀好

憎尚怒小人哉

四者

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

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

不與

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踈近而不狎頽

如也

頽如不矜持之貌

子遊汾亭坐鼓琴

君子不去琴瑟

有

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

釣隱者也

傷而和

怨而靜

傷怨和靜乃

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

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四濱也

時亂賢人

隱於野磻薄官反

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

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

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

所傳南風聲則

存矣而所操者之情則變而不類

子遽捨琴謂則人曰情之

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棹而

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河擊

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掌鼗掌磬之官武襄是其名也魯哀公時

禮壞樂崩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文中子撰此操子

之夏城絳州有夏城縣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

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

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

一本作泉後知道者蓋默默焉牧者亦隱士也意謂魚鳥

人避唐諱也

尚得其所知道者何不默而道子聞之謂薛收曰獨善可矣

者斤牧不有言者誰明道乎銑云知道即不可獨善其身必當言

于天下使子不相形不可以貌取人不禱疾無妄之疾勿藥

有不卜非義不疑何卜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

妄福不避死義三者常德也文中子曰記人之善

而忘其過温大雅能之深而弘能容物處貧賤而不

懾魏徵能之直而遂能強立聞過而有喜色程元能

之好學亂世羞富貴竇威能之好禮儉肅慎密

不出董常能之特知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

之道何其早成也子謁隋文帝時年二十一是早成子曰通

於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言志學於道非務早成

叔達出遇程元寶威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

子之成也吾儕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所問

道必充其欲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

不給者也凡登門者皆充欲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啓

之非積學能致也言早成亦非志學蓋天縱生知爾子聞之

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須必

學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

不立奚為長生苟不仁不孝甚矣人之無厭

也秦皇漢武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光字子陵

武同學除為諫議不就耕於富春山釣於瀨

上樊英字季齊明經善推步之術順帝徵不

出隱於壺山此並不子曰古之避言人也避

求名而隱故曰名隱毀譽之言問東方朔朔字曼倩漢武帝時為郎

而已問東方朔諸郎呼為狂人醉歌曰陸

沉於俗避子曰人隱者也詭迹混俗不自求

世金馬門別於衆人故曰人

隱子曰自太伯虞仲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

古公長子太伯次虞仲少季歷季歷子昌有

聖瑞太伯虞仲知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如荆

吳以讓季歷一云虞仲乃仲雍之孫也君於

吳後武王克商封虞仲於周未知孰是言二

人皆奔之遠地以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

避賢君故曰避地

而不適矣因言數人其隱則一而道德相遠

迹也惟天隱浩然太虛孰為名孰為俗子曰

孰為國惟變所適人不能知是天隱也

遁世無悶其避世之謂乎避世即天隱也生

晦樂則行憂則違適時而已又何非夫無可

悶哉此與名隱人隱地隱異矣

無不可不能齊也

則成天隱

致文中子曰小

雅盡廢而春秋作矣

四夷交侵故春秋作以尊中國

小化皆

衰而天下非一帝

續詩有大化小化亦大小雅之義也及其衰也四夷

僭帝號故曰非一帝

元經所以續而作者其衰世之意

乎

救世衰故續春秋之法

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

叔達時為

絳郡守

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

絳州夏城縣

陳

守令勸吏息役

慮其師見役民

董常聞之曰吾知夫

子行國矣未嘗虛行也

漢置八使行國以觀天下風俗文中子一

布衣出行而郡守
息役是不虛行也
賈瓊事楚公因讒而歸以

告子楚公註子曰瓊汝將閉門却掃歟不知

緘口而內修也古人在緘口淨其內也瓊未達

古人之意焉將謂真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

竒不若宅平而無為運竒一時之用文中子

以為知言言得大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

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此

即謂仲長子光也退宅平無子曰知之者不

為則知消長進退之極致也

如行之者

苟不能行猶不知

行之者不如安之者

委物

以能不勞聰明安然而事自行此亦廣上文無為之義

仲長子光字不

曜重常字履常子曰稱德矣子之叔弟績字

無功子曰字朋友之職也

朋友呼而字之非自立也神人

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

績終號無功子自作傳弃官不仕

季弟名靜薛收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

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乎可

與友也

表德則稱之未有可稱則誠之蓋益友矣

中說卷第六



中說卷第七

述史篇

阮

逸

註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

稱焉

太熙晉惠帝元年也巳後至十六國載記及南北史有索虜島夷之呼如詬罵

焉

楚公作難賈瓊去之

楚難注見上

子曰瓊可謂

立不易方矣

常卦象云也瓊事楚公不預事

温彦博問知子

曰無知

彦博本以多知為問子答以無知是知也

問識子曰無識

不言如愚

彦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曾其

然乎

棠棣詩箋云汝深謀之誠如是矣

彥博退告董常常曰

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

大雅皇矣篇云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

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

謂大雅

有一國

之作焉

謂國風

有神明之作焉

謂頌

吳季札曰小

雅其周之衰乎幽其樂而不淫乎

左傳襄二十九年吳

季札聘魯觀周樂聽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聞周南召南曰勤而不

怨聽幽曰樂而不淫

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

其周之盛乎

烏何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菁者莪皆言先王之德也故天保已

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後王能修先王之政
仲尼刪詩謂雖不及先王之天然亦不失其
政故曰小雅言政之小者也季子所聽云思
而不貳怨而不言則不謂變雅者也幽厲之
世國異政家殊俗斯變雅作矣然有先王之
遺民不敢怨貳亦由先王盛德使然文中子
曰周之盛也何衰乎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季子言周南召南勤而不怨蓋古文誤也當謂豳詩爾按周南關雖樂而不淫豳實無樂文中子辨季札必知樂此文之誤耳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後魏孝文帝賈

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

有心於治美矣未成化是未光

文

中子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

易否卦天地不交否君子

以儉德避難不可禁以祿言
晉惠而下否矣故元經作
董常習書續書告

於子曰吳蜀遂忘乎續書有魏子慨然歎曰

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

心哉吳主孫權謚大皇帝蜀主劉備謚昭烈

皇帝蜀相諸葛亮字孔明吳相周瑜字公瑾懿識謂能任賢也盛心謂亮云普天之下莫匪漢民瑜云曹公託名漢相實漢之賊

是也**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五

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帝嚳都亳堯都兗

舜都蒲三王夏都安邑湯都亳周都雍洛皆
中原之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

國也

春秋以中國為法 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謂並

吳蜀是也 聖賢除之耶除吳蜀 子曰噫非中國不敢

以訓之周孔志 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元經紀年

書帝春正月起晉惠帝止東晉及宋未忘中國故帝之至齊梁則中國有元魏故帝魏矣

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詩四月篇云亂離瘼矣爰其適歸箋

云今政亂憂病必有之歸 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

必君元魏 且居先王之國都洛 受先王之道建明堂修典禮

予先王之民矣予文中子自謂言子自晉陽穆公已來事魏故曰先王之

民謂之何哉。何為不帝董常曰敢問皇始之授魏

而帝晉何也。魏太祖入長安始有中原是歲丙申皇后元年當東晉孝武帝

盡太元二十一年也然子曰主中國者將非

中國也。晉主中國至孝武帝名存而實去矣故曰非中國我聞有命

未敢以告人。揚之水篇云也聞有善政則猶之命未敢告動民心去之

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雖寔去尚董常曰

敢問卒帝之何也。魏至孝文方得紀帝子曰貴其時大

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天時人事盛大而帝之得其宜也子曰

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矣

穆公虬宋順帝升明二年奔魏

王肅字恭懿齊明帝建武四年亦奔魏並魏孝文時也虬為晉陽太守肅為平南將軍皆

預國政虬累薦肅肅制典章律令故曰達矣

子曰非至公不及史

也以先王為公

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

國何也

書隋九年春帝正月晉宋齊梁陳亡

子曰江東中國之

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

焉

晉懷帝永嘉二年琅邪王叡自徐州移鎮建業中國衣冠往依焉

而卒不

貴興也猶無人也

元明成三帝二十餘年賴王導為之輔康穆之世桓溫專

政晉祚中微至孝武朝賴謝安為之佐江東復振安卒後桓玄篡位劉裕興焉是無多賢人使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為國也宋嘗有樹晉之

功君子猶與之也至齊梁陳無復念中及其

亡也君子猶懷之齊梁陳亡君猶懷晉宋故書曰晉宋

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歸晉舊國且言其國亡

也春秋書梁亡言自亡也江東亦然不任賢不修典禮尚淫靡之文自取亡國故曰自

亡鳴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南朝喪叔

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

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

之功有復中國之志宋祖劉裕平桓玄盧循此樹晉功也伐南燕擒

慕容超代後秦姚泓平洛陽修謁五陵留子義真守長安此復中國志也亦不欲

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

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齊梁陳不

修禮樂但自謀立故君子至公其已亡則君

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已亡謂晉宋禮

樂猶存先王之化衣冠猶有中國之人叔恬

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泫然而興曰銅川府君

之志也通不敢廢銅川子之父也著興衰要論言六代得失此其志也

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

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

期逝不至而多為卹林杜篇云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

為恤逝往也恤憂也言君子未來我憂恤之

往不可期其來日而徒多日為病也文中子

喻已懷先王之道亦猶此詩爾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

所以書五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末不足稱

國皆亡也

也未謂末節也然書不可廢尚有近古對議存焉

續書有對議問對若高貴鄉公問諸儒經義淳于俊馬昭等對曰三王以德化民三王以

禮為治是也議若夏侯玄議時事曰銓制誌衡臺閣上之分孝悌閭里下之分是也

詔冊則幾乎典誥矣制發於君心也誌臣下

干下也冊君求于賢也皆近於二典九誥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

始也五常一曰仁在乾四德為善長在孟子四端為惻隱問性子曰五

常之本也本謂善也孟子曰人性無不善孔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問道子曰五常一也性善其道一也禮賈瓊

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

言夫子以門人不可教而夫子不盡以道

教之

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歟

也

責賈瓊不知心也言三才五常之道有為之教吾盡之矣如要無為則退藏於密不

能盡

或力不足者斯止矣

智不及則有不盡焉故不教爾也此

謙

裴晞問穆公之事

續書有此篇名事則未詳

子曰舅氏

不聞鳳皇乎覽德暉而下何必懷彼也

晞文中子

之舅也鳳翔千仞有德則來無德則去

叔恬曰穆公之事蓋明

齊魏

言續書之事非為穆公而已蓋明南齊篡國君子振鳳翮而去之穆公所以來

也魏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聘應

列國未嘗暫暇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仲尼誠有

此勞也然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豈敢違天焉知後之視今不如

今之視昔也予自謂我勤道亦勞也然後人視我亦將譏人壽幾何也温

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為政子曰仁以行之寬

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若周公是也敢問其次子

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若孟軻是也

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齷齷焉自保

不足以發也

若伯夷叔齊是也

子曰降此則穿

窳之人爾

苟無周公之深一孟軻之不動又無伯夷叔齊之謹固則是竊祿如

穿窳者爾

何足及政抑可使備真矣

若漢之張禹魏

之鍾繇晉之張華之類備

子曰宗祖廢而氏

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字亂矣

大宗小宗同尊其祖所以親族

不離朋友相字以表其德所以稱謂不亂

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

章可謂淫溺矣

薛道衡自謂淫文溺於所習

文中子離席

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

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異之子振頽綱詩詠也

頽綱謂六朝文弊子將之陝河南陝縣唐置陝州門人從者鏘

鏘焉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

何求門人乃退黍離詩曰知我者謂我心子

謂賀若弼曰壯于趾而已矣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凶言居下

用剛也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孟子曰君子勞

心小人勞力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

有常答以家人卦大象詞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游說子

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困卦辭云有言不信周公之詞也故

曰久矣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且致

命遂志其唯君子乎困卦辭云正大人吉以剛中也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言命雖致困志必遂通文中子

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麟不遇時天命

窮矣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先王之

而求更新是於是乎天人備矣春秋王次春

人事極矣人之道參焉孔子因天命之窮仲薛收曰何

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此董仲舒解春

秋云也

故君子備之子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

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未見可與共憂

樂者也

樂謂守成也治成則與民同樂憂謂慮始也事初則與民同患凡可與守

成者難與慮始若成王初疑周公是也可與慮始不可與守成若范蠡終避勾踐是也有

始有卒難全也哉

二帝三王可與憂矣

堯禪舜舜禪禹天下共樂

矣湯伐桀武王伐紂天下共憂矣憂樂皆以天下故文中子以天下之道共與而言之也

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變

變權也反經合道之謂也孔子曰可

與適道未可與權 子讚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

為此哉大業可革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

革初九曰鞶用黃牛之革象曰不可以有為也 薛收問一卦六爻之

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關氏易傳曰乾坤屯濟四

卦時之門變之開闔也餘六十卦爻也者倣為六十時而小言之六時而已

天下之動也爻効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

所以不同也一卦一時之動適收曰敢問六

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

乎天時人事不過乎六關氏易傳曰六者天地生成之謂也程元薛收見

子子曰二生之學文奚志也對曰尼父之經

夫子之續不敢殆也殆怠子曰允矣君子展

也大成車攻詩云也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居而安動而變

可以佐王矣居而安可與立也動而變可與權也董常之喪子

赴洛常死在洛道於沔池河南有沔池縣唐置穀州主人不授

館子有飢色坐荆棘間讚易不輟也謂門人

曰久矣吾將輟也輟讚而易而竟未獲未獲不知

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懾通能之

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具餐焉世俗亦知非常

人餐千安反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

子曰不可絕之接之是執一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

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

也斯可矣亂世當如此文中子曰賈誼天孝文崩

則漢祚可見矣賈誼年十八上書孝文帝謂才堪卿相然未及大用而誼

天帝崩使漢祚不及子曰我未見謙而有怨三代之永誠以此爾

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

三者必然之理

董常曰子

之十二策奚稟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

有人道焉此其稟也

策今止

董常曰噫三極之

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

極者謂動也

子曰十二策

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

曰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

暇矣哉

足以無為

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

矣

堯民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哉是也

文中子曰天下

有道聖人藏焉

閑暇故藏

天下無道聖人彰焉

不辯

得已

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跡庸非藏

乎

反一謂反復一性也復靜則萬慮何有老子曰歸根曰靜是也無跡謂無形也無形

聖人所以藏諸用蓋不言之教也

因貳以濟能無彰乎

貳謂異端

也異端乖乎大義我則闢之爾如尼父因史法之貳作春秋以濟之孟子因邪說之貳舉

仁義以濟之文中子因亂華之貳尊元經以濟之蓋有為之典也

如有用我

者當處於泰山矣

泰山魯國周公禮樂之地文中子周之後故慕焉一

說泰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

董常曰將沖而用

之乎

沖虛也老子曰道沖而用之
言子不求官達而思慕泰山黃帝周公之道是將

假沖虛

為詞乎

易不云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

易簡

言無為也道沖用則知
子之志有不可為矣

杜淹問七制之主

曰有大功也

註見上

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群

疑亡矣

易睽卦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誼上
書文帝曰漢興二十餘年當更秦之

法定官名禮樂又對鬼神之事君
臣相和如遇雨吉矣此其道也

或問楚元

王子曰惠人也

惠才惠也元王名交好書多
才嘗與魯申公白公穆生同

受詩作傳曰元王詩又穆生
不飲酒王設醴待之是惠也

問河間獻王子

曰智人也

智謂能周防也獻王名德好收書與朝廷等是時淮南王亦好書多

招浮辯獻王修禮樂服儒術帝策問三十餘事王對以道術得事之中立是智也 問

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

仁謂樂善也王名蒼明帝重之位三公上

蒼意不安上疏歸藩帝問處家何樂蒼曰為善最樂是仁也

問東海王强

子曰義人也

光武太子名强母郭后有罪廢而强不自安乞歸藩光武不忍

遲廻數年方許之遂封東海大國保終榮寵後明帝立蓋强讓之也故曰義

不亦宜矣

言四王皆善終有惠智仁義

子曰婦人預事而

漢道危乎

吕后梁后產祿之擅權異之跋扈終危漢也

大臣均權

而魏命亂矣

司馬宣王與曹爽爭權相傾終亂魏也

儲后不順

而晉室隳矣

惠帝衷太子適未加師訓而立果隳晉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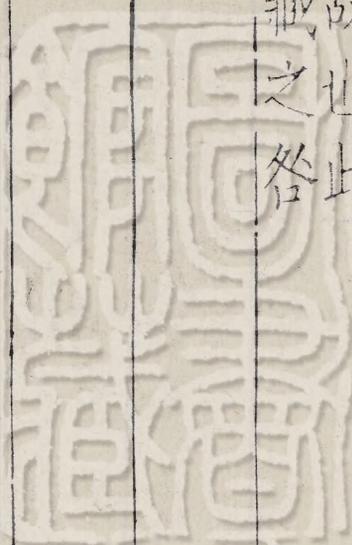
此非天也

人謀不臧咎矣夫

天謂曆數也人謂典禮也漢魏晉曆數不及三代者

典禮不修故也此是人謀不臧之咎

中說卷第七





Faint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characters are difficult to decipher but appear to include '上海圖書館藏'.

中說卷第八

魏相篇

阮逸

註

子謂魏相真漢相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

魏相

字弱翁學易道舉賢良為漢宣帝相諫伐西域是識兵畧作明堂月令議是達時令也

子曰孰謂齊文宣曹而善楊遵彥也

北齊文宣帝高

洋即位以法御下以功業自矜而曹於為政然善待楊遵彥又似非曹楊悖字遵彥事跡

註見上

謂孝文明吾不信也

後魏孝文帝元氏名宏都洛陽文物

制度始備然有王虬不能用謂爾朱榮忠吾有爾朱榮不能圖似不明也

不信也

榮字天寶有戰功為都督將軍害靈后及少主而奉莊帝恐其難制也

刃殺之

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汗其迹可謂遠刑

名矣

醉酒馳馬是汗迹也求小責免大患是遠刑也

人謂不密吾不

信也

皆謂植以才白顯不知汗迹保晦其心密矣

董常問古者明

而不視聰而不聞有是夫

古知道者視聰不用耳目故問子

曰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抵訐也

曲而不佞者矣

廣推其類終乎中道

常曰濁而不穢清

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

常問一

子曰

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捨之則全吾與

爾有矣既泛言其道故終顯其志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

首之谿晉州有馬頰河牛首山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

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潛隱也子曰潛雖伏

矣亦孔之炤詩正月篇也箋云喻賢人威曰

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大業十一年再徵皆不至子曰彼求

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箋云彼王求我

如不得言禮命多也仇仇誓誓也雖執留我然不問我功力姚義曰其車

既載乃棄爾輔箋云車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弃其輔遠賢也竇威

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箋云車度險曾不為意乎喻治國亦然

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感愴長言之既而曰

不可為矣言隋必亡不可救子曰書以辯事詩以正

性言常道在乎事禮以制行禮以制之樂

以和德德不可世必樂以和之春秋元經以舉往仲尼舉周

公之典禮仲淹修孔父之筆法是往也易以知來生生不窮是來也先

王之蘊盡矣蘊奧也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

喆人徒生矣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萬古
爲兆人五常爲四國三才九疇爲公卿又安
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爲朝廷禮論
樂論爲政化贊易爲司命元經爲賞罰此夫
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孝悌爲社稷不言
爲宗廟無所不知爲富貴無所不極爲死生
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雖生亂世而門人能宗其教以行於
天下生亦足矣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

矣喆陟列反

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

也

吳欽史傳不顯

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

父兄焦然若無所據

欣悅也焦猶子也子然如無依據言事自集

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

設此以證彼之非

其處家也

父母晏然

晏安也言不欣噏而自安

其行事也父兄恬然

若無所思

無思言無事也安用據哉

裴嘉有婚會

裴嘉未見薛

方士預焉

方士未見

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

士婚禮三日不舉樂

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

君子之後乎

孔子言先進於禮樂謂情生禮樂之前也後進於禮樂謂文修

於禮樂之後也方士不先為語之而後非之無益也故禮則然矣而用之何不從先進

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

義常經也經正則義存若五始不可移易是也元經有變也所行

有適於是乎見權公羊傳曰反經合道為權言順時有適不執常道若

與奪南北以尊中國是也權義舉而皇極立矣取衷義見上董

常曰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矣董常知六經一貫而

道皆歸乎大中也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周室一國

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

尊王政

約之以禮法

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

事也

天命在周未改

元經天下之書也

罷侯置守天下為一國

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

無定國謂南北分名無一定也

不明謂僭號作也

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

歸此元經之事也

天命不改則周室以一國為春秋天命有歸則晉宋

魏周隋合天下為元經文體雖殊其志一也

董常曰執小義妨大

權春秋元經之所罪歟

上文云權義舉而皇極立董常推此意以

為義大權小則正以義歟

子曰斯謂皇之不

或義小權大則適乎權歟

極執小妨大是謂大中御河之役子聞

之曰人力盡矣魏郡白溝煬帝開永濟渠名御河運糧征遼子居

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

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先師謂孔子也定禮樂時

極周道而已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孔子尚極

此說我小子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周公典禮

與天命齊其長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

所存乎抗舉也春秋舉周王正朔而書於魯史者以周禮盡在魯故也元經

士憲堂刊 文中之義 五

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元經舉帝號以

得中國者為正朔張玄素史傳未見問禮子曰直

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禮得

而道存矣上四事合禮則道在其中玄素出子曰有心乎

禮也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況躬親哉竊謂非已

有也假外飾而行之尚得成名況玄素有心中於克已哉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

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也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

子奚辯而有時乎為辯不得已也其猶兵乎

若湯武之兵伐桀紂孟子之辯排楊墨皆不得已也董常聞之曰君子

有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若顏回不言如愚知時之

不可為也老子云善戰不陣時可無為也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

為君子善董常聞辯知時也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

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為謗譽所動靜則讒佞得

計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曰聞難思解見利

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常曰我

未見勤者矣如天不息者蓋有焉我未之見也因以

世行堂子

激常子曰年不豐兵不息吾已矣夫年天也子兵人也

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

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黃公侯生未見房玄齡問

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

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

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為心矣道可行矣修已

以及天下漸也玄齡曰如主何再問正子曰通也不

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蕭何知其主不可

以正也而私營物

產張良亦私自從赤松子遊皆病也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

爾慎庶可以事人也言隋主不可正江都有變煬帝幸江

都宮宇文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道謂先王

化及弑逆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稱

禮典也斯已矣斯隋不能舉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

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平亂富民和以禮樂自汪

都有變是歲庚辰唐高祖武德三年也平之

十年至太宗正觀三年天下太定又富之至正觀十三年房玄齡奏太平又和之終正觀二十三年太宗崩禮樂已和然未大成爾

子曰早婚少娉教人以偷偷薄也妾媵無數教

人以亂言弃古禮是掌教者之罪也且貴賤有等妻妾媵各有等

降之數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國風正夫婦王化之本也子

謁見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門人編之

薛收曰辯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理奧

則言辯非務其辯也房玄齡請習十二策謂習子曰時異

事變不足習也適救隋弊非經義策虞世基世南兄也

掌朝政唯諾取容而已遣使謂子曰盍仕乎煬帝時參

煬帝遇弒世基見害

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

之小雅詩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首章云世基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言世基必罪死

聞之曰吾特遊繒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冥

冥矣楊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

則述若策問之則對不爾則竊比我於仲舒

董仲舒漢武帝時對賢良策後為公孫弘所抑退免以著書為業子曰吾不

仕故成業成所不動故無悔悔生不廣求故

得得足不雜學故明明道文中子曰疑滯者

智之螯也忿憾者仁之螫也織悛者義之蠹

也螫螫蠹皆喻害物螫亡遇反螫子曰元經

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至哉天命未改於晉祚則

元經斷之於江南天命有歸於中國則元經斷之於後魏言此皆天下所蘊非我能至也

董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

孰能至也子謂竇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

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

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言學禮有次序賓

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言孔子教

鯉亦謂子述婚禮述在禮論賈瓊曰今皆亡又焉

用續續補亡也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諂俗輕古禮阿時俗

是汝也姑存之可也續而存之待時而行子贊易至觀卦

曰可以盡神矣以盡神之與子曰古者進賢

退不肖猶患不治有天下舉賢才則不肖者遠矣今則吾樂

賢者而哀不賢者樂之不能進之也如是寡

怨不肖者不怨猶懼不免不免怨害詩云惴惴小

心如臨空谷

詩小宛篇注云衰亂之世子讀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說苑

劉向撰三十卷

曰可以輔教矣

其說禮樂可左右教化

之韓城

馮翊有韓城縣

自龍門關先濟

龍門漢皮氏縣魏改為龍

門隋屬絳州今河中有縣

賈瓊程元後

從行在後

關吏仇璋

字伯

成止之曰先濟者為誰

止二子問之

吾視其顙頰

如也重而不元

顙重之貌元昂也

日燦如也澈而不

瞬

澈清也瞬目曰瞬

口敦如也闕而不張

敦厚闕深也鳳

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

參參然盛貌

與之行俯

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

不懼

言狀貌皆異常人

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

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

鞠躬

謂卑俯守默謂泛應

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

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

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

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哉

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文中

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

霍生見持竿者幾焉關子明霍汲皆隱於樵漁幾近也吾將

退而求諸野矣野謂漁樵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

機易多動不可與久處心易吾願見偽靜詐

儉者矯時罕真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

不勸雖有拱壁之迎吾不入其門矣譏隋朝大臣不

勸善而飾虛禮子聞之曰強哉矯也瓊也明而毅仇

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

璋曰無諾責

不責人以必諾

無財怨

不以財使人怨

無專利

必先利人

無苟說

所以悅必以道

無伐善

不自矜伐

無棄人

亦取

無畜憾

不念舊惡

薛收曰請聞三有

璋曰有慈

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

裳裳者華篇註曰似嗣也

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

擇可交則與交

小人先交而後擇

驟以利合擇之即壞

故君子

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子曰君子不責人

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强謂力使之不苦人所不

好夫如此故免免今世之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

天下不能行信哉信今亦然仇璋問君子有爭乎

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為有不善爭改言君子果

有爭但爭為善而已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

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天陽地陰之謂道聖人經之以善誠之以

性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易子

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曰仁與義成性之本收退而

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始悟子

謂收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言人性修

則天如不得斯無性者也仁義性之本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

應物而不化物則能復性故曰欲仁好義此言明天理也若化物而不能反躬復性則是

天理滅矣故曰無子曰嚴子陵釣於湍石嚴

性此言昧人事也字子陵漢光武故人爾朱榮控勒天下註見上文

故君子不貴得位爾朱榮得位嚴子曰火炎

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

士
三

不欲多上人言君子如水子讚易至山附于

地剥曰固其所也山固宜附地將安之乎隋亂

道剥我是以君子思以下人孔子象曰君子以厚下安宅

芮城府君讀說苑芮城說苑子見之曰美哉

兄之志也于以進物不亦可乎說苑有進物義子之

居常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

其會會謂理與情會合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惠

小人但知惠叔恬曰凝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

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若無人教誨我道果艱

哉子曰吾亦然也言先王之道非疑能及叔

恬曰天下惡直醜正凝也獨安之乎子悄然

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明篇靖恭爾位好是正直

註景大也好與也介助也言有明王則道行而得福君子之於道也死

而後已天不為人怨咨而輟其寒暑書曰冬祈寒夏

暑雨小君子不為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然

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全

正直必平康
故全身全道
今汝屑屑焉
三德無據而心未

樹也
三德平康正直為首其次高明柔克沉
潛剛克皆謂正必平易直必秉和明必

柔克潛必剛克率歸之中道也今疑雖正直
而無據於德心亦未能務茲故曰未樹立也

無挺
挺然立
不曲貌
無訐
訐并
言也
無固
固
執
無抵
抵
觸
斯之

謂側僻民用僭忒無乃汝乎
終洪範之詞教
之也言疑有是

四者與無
正直同
叔恬再拜而出
仇璋進曰君子思

以下人直在其中歟
璋言讚易剥卦
得平康之德
子笑而

不荅薛收曰君子樂然後笑夫子何為不與

其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

易道至深非璋盡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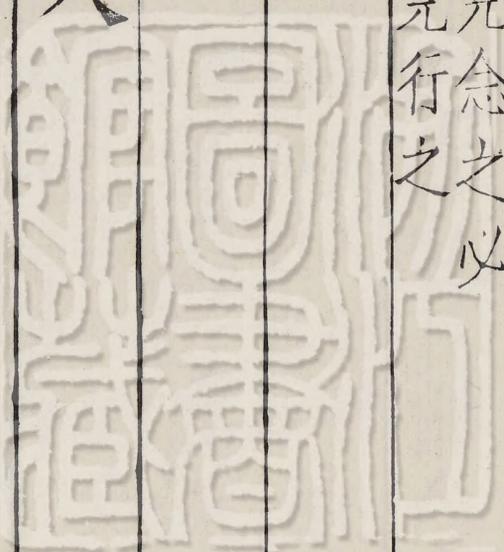
然嘉其狂念故樂然笑之

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艱行

之惟艱

言克念之必須克行之

中說卷第八





之郵... 樂... 其... 子... 非... 樂... 非... 樂...

中說卷第九

立命篇

阮逸註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

人生天地之間所以

立命也是命者因人而稱天有情於人而命之者也

故君子畏之

孔子畏天

命者蓋畏人事不修而違天也

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

纖曲直而不當也

易曰其受命如響

故歸之於天

聖人

無不應無不當與天命故立命則曰天命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

引易以明命因性而稱也

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

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

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書大禹謨云也惠順迪道也順道即

吉從逆即凶詩桑扈篇註戢聚難難也那多也言不聚法不戒難則福多矣彼賢交非傲

即福亦就求之也子曰微其能自取矣自取董常曰

自取者其稱人耶明魏徵能自取多福則子顯上文其稱人事也

曰誠哉惟人所召召亦取也賈瓊進曰敢問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何獨死生言命而富貴則言天乎子

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凡未死世人皆云命合生也已死矣則世

人皆云命不生也未富貴則世人皆云命合
貧賤也既富貴則世人皆云命不貧賤是死
生富貴皆人先自召之在前而後從而言命其在後也
斯自取也庸非

命乎噫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末莫也言我莫知所如亂世不

可自取理矣寧瓊拜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
求退藏而已

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
若周公乞代武王仲尼求為東

周皆自作元命終獲程元曰敬珮玉音服之
多福此知命之大者

無斃斃厭文中子曰度德而師度已不如易
也

子而教也易互今亡矣廢子曰不以伊尹周公

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不以已之道安人之國

大臣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

臣也受先君之顧命保後王之未明董常歎

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日久不違是仁

矣人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上文謂常也時

有慮焉亦爾無苟羨焉顏回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

是彼顏回不羨舜也故常亦三月之義惟精惟一何人也誕先

登于岸無羨回但慮而行之自及矣惟精惟一詩云帝謂文王無然

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道心精

畔，援無然，欽美誕先，登于岸岸，喻仁之地也。常也。言仁道不可畔，不可美亦執中而得也。

出口慮不及精，思不及睿。慮即道心，思曰睿。焉能無

咎。咎謂貳過也。焉能不違。不違三月。繫師玄聞董常賢

問賈瓊以齒。齒年。瓊曰：始冠矣。十年二。師玄曰：吁

其幼達也。達謂道。瓊曰：夫子十五為人師焉。夫子

謂文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傲謂未嘗服人也。

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達不在年齒。瓊聞之，德不

在年。左傳曰：年均擇賢是則賢德為上。道不在位。語曰：富與貴是人

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

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鯉趨而過庭子曰姚

義曰嘗聞諸夫子矣夫子謂文中子春秋斷物志定

而後及也志在斷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樂象德

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事以制立易以窮理知

命而後及也理性至於命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

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

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

言孔子不教鯉者待其具而後教
之爾此並文中子言姚義志之也
豈養蒙之

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為而先也
義曰夫教

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
約之以禮則

動容貌斯立威嚴矣
此亦小成也
度其言察其志

考其行辯其德
凡師教人量其志行
志定則發之以春

秋於是乎斷而能變
不變則斷不適中
德全則導之

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
不節則蕩
可從事則達之

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
事無制不永
知命則申之

以易於是乎可與盡性性與天道合為元命若驟而語

春秋則蕩志輕義志未定故驟而語樂則喧德敗

度德未全驟而語書則狎法狎法猶舞文也驟而語易

則玩神不知性則以神為虛玩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

立之以宗宗即統言六經也列之以次次謂先詩禮而後次之四

也經先成諸已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

乎遠已近謂近取諸身也若出辭氣動容貌是也物遠謂遠取諸物也若斷物而行

制法窮亶其深乎亶其深乎亶信也信乎孔子先詩禮其教

深與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得六經之深子曰

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有亮少識必

有才少德必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

之者治亂皆由運則同也而乘之革之異焉

類是窮達時也關氏易傳曰時也者係乎君

道則時亨得小有行之者有遇之者窮達皆

有行非其道而自窮于時者有雖行得道吉

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作謂自作孽自

作之者也偶謂庸人偶貴 善人偶禍皆偶然者也一來一往各以數

至豈徒云哉往來循環數有 遼東之役天下奇耦人不能逃

治船子曰林麓盡矣治船伐盡 帝省其山其麓盧谷反

將何辭以對掌林麓之官 或問續經薛收姚何辭對帝

義告子子曰使賢者非耶吾將飾誠以請對對之以道

賢者當悟 愚者非耶吾獨奈之何愚者不知

因賦黍離之卒章云知我者謂我心憂 入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門人曰五交三覺劉峻亦知言哉孝標論曰 惟茲五交

是生三豐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可

謂忠乎子曰讓矣無過而稱已過是隱也隱非忠也蓋讓美於君而已

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

百罰一以懲衆夫為政而何有未有過此得為政之要者

如晦出謂竇威曰謹人容其訐雖太訐必容佞人

杜其漸漸猶不可况深乎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為政

矣容一許直示賞百善之門文中子曰制命

不及黃初續書帝制公命惟漢有之不及魏矣黃初魏文帝初即位年號志

事不及太熙

續書君志臣事至晉太康而止矣不及惠帝太熙惠帝年號

褒貶不及仁壽

元經至隋開皇而止矣不及仁壽仁壽四年煬帝弒立

叔恬曰何謂也子泫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

事忍容言耶

大業煬帝年號事不忍言安所褒貶

賈瓊問富而

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歉

歲歉則仁者惻隱歉苦簞反

義生於豐

豐盈則義者制宜

故富而教之斯易也

以豐

思歉則為教易

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

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

解上文富是以至

治之代

謂三皇時

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

天子諸侯

卿大夫士五者之服必章明白五章

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

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

標枝野鹿自然

分上下也

何哉蓋上無為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淳

灑朴散其可歸乎

歸復也

子曰人能弘道苟得

其行如反掌爾

人存則道行言亦易爾

昔舜禹繼軌而

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

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

陂險也

文武治而幽

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

有由由上之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解上人

弘道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

詩書禮樂復何為哉若言經籍不能復古何為虛設耶董常

聞之謂賈瓊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則所

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乎孰云淳朴不可歸

哉當為次淳離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

見處歧路而不遲迴者路分二曰歧性感物而動曰情亦二之義

也言情之惑性如岐之惑路也能制者少矣易曰直方大不習無

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直方性也不習謂不疑惑竇威曰

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至焉子曰董常近

之近庶幾也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恐門人輕

威而重常故子曰大雅或幾於道溫大雅或幾猶屢中

也蓋隱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幾道則默也默似隱

或問陶元亮潛字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

地之心焉潛作歸去來詞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

矣潛種五柳以自號閉關注見上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

若舜不怨而慕是也忘大樂者必有餘樂若顏回不改其樂是也

天之道也性與天道相合故能如此子曰氣為上形為下

識都其中都居也而三才備矣氣為鬼其天平

識為神其人乎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鬼者精氣

之變也故曰氣為鬼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識則不能神故曰識為神吾得

之理性焉窮理盡性則能行變化通鬼神薛收曰敢問天神

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仲尼曰鬼神之事吾亦難明周公曰

不若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故止問周公子曰大哉周公遠則冥

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心謂天理故悉本

於天悉盡也盡我於天理也孟子盡心章義同推神於天蓋尊而

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此宗祀大神也近則求諸已

也已謂人倫已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反已復性卒歸之

人如父與子性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

以饗禮接焉此大禘人鬼也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

半矣盥潔貴敬也盥古緩反薛收曰敢問地祇既聞天神人鬼

故又問地祇

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

以民斯其義也

古祇字示旁作民

形也者非他也骨

肉之謂也

骨肉屬土

故以祭禮接焉

此既葬則祭于地下也

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

業則有主焉圓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

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

才之蘊

蘊者精與之稱

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

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

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

圓首方足之謂也。三才取其氣形乾坤之蘊

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易行乾坤之中故因三才之蘊

始悟子曰射以觀德。今亡矣。古人貴仁義賤

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巳。親好疑

尚詐而患人之不巳。信則有之矣。譏子曰君

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孟子曰七十子之服仲尼中心悅而

誠服也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此其服人之身

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並譏當世

尚力不知義者子曰太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晉惠

帝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比之矣續詩有政

化元經何以不興乎詩亡則春秋作房玄齡謂薛收

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嗟師勸薛

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不知道天子失道則諸

侯修之若桓文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若子產叔向

大夫失道則士修之若孔孟士失道則庶人修

之若董仲舒居家推災異修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

倦窮而不濫濫謂不苟于祿棄道死而後已得時則行

失時則蟠蟠屈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

古者謂之繼時若孔子繼周公孟子繼孔子其適時一也詩不云

乎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子衿篇刺亂世學校不修也注嗣續

也音謂絃誦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

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乃知營營非止身而已繼時之道當遠大

中說卷第九



中說卷第十

關朗篇

阮

逸

註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

立穆公死關朗退

並注見土

魏之不振有由哉

國不

振由賢人不用

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

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

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

時

帝失道可知

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

因聞古詩乃問今民

何不作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情不

亡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情不

義困於窶窶貧房玄齡曰傷哉窶也盍請乎姚

義曰古之人為人請猶以為捨讓也古冉子為公西

赤之母請粟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蓋非冉子棄讓也况為已乎吾不

願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

發我也難進易退儒有難進易退子曰雖邇

言必有可察求本則遠舜好察邇言若不察其本則讒說行至

矣遠謂

難及

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

珪字叔玠子之

從叔太宗朝為諫議多直言勅中書門

下三品入閣使諫臣隨之自珪始也

通何

德以之哉

有何德以當叔父之求學

珪曰勿辭也當仁不

讓於師况無師乎吾聞關朗之筮矣

事在關朗傳

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

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

珪言直故舉吾族

魏徵

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

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

犯畫衣冠為法

其次犯而不繁三代故議事以制噫

中代之道也

商周已後為中代

如有用我必也無訟

乎

此仲尼之志

文中子曰平陳之後龍德元矣而

卒不悔悲夫

隋文過亢不知故及弒

子曰吾於續書元

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

詩書亡然後元經作皆天命也

傷禮

樂則述章志

樂章禮志

正曆數則斷南北

南北朝

感

帝制而首太熙

書帝制尚不及黃初况太熙乎然元經首於太熙者蓋感

帝制之絕而

尊中國而正皇始

晉宋卒不振則曆數斷陽

特振之也

北朝以後魏孝文皇始
文中子曰動失之繁

靜失之寡不得子曰罪莫大於好進以道不禍

莫大於多言言不痛莫大於不聞過自蔽辱莫

大於不知耻自得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

年二十成人始封之王知治而受職齒胃古之道也此

制制薛収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網衆

目張弛一機萬事隳引古語。不知其政也

隱者言放収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矣得為政

文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為人臣况君乎君更須知

道子曰人不里居地不并受終苟道也秦廢井田

開阡陌意在徙豪傑強本國然雖舜禹不能

理矣如此雖聖人復生難矣子曰政猛寧若恩先恩臨之法

速寧若緩也緩寬獄繁寧若簡簡不臣主之際

其猜也寧信並譏執其中者惟聖人乎聖人之道

不難知能行上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

察不止姦之府也隋由裴晞聞之曰左右相

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

政噫亡秦之罪也言王道喪自秦始杜淹問隱子曰

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

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有道謂聖人杜

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

隱紂疑文王子則文王隱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演卦

顯也就拘藏也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闕

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

之旨子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

曰此仁者之目也仲尼子曰道在其中矣道

仁淹退謂如晦知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

氏知之矣知聖人道大不文中子曰四民不

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

不得而識矣生民不復不以三代之法統天

下終危邦也忠敬文和如不得已其兩漢之

制乎制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已

制度不立則亂

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

載而不用悲夫

六經示後而後世但習空文不用其道可悲惜

仇璋

進曰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

職也不敢廢

儒職在祖述

焉知後之不能用也

後必

有聖人出能用之

是蕪是蓁則有豐年

逸詩譬如農夫是蕪是蓁

雖有飢饉必有豐年

子謂薛收曰元魏已降

天下無主矣

無真主

開皇九載人始一

平陳一統

先

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

名先人謂銅川府君此吾所以建議於仁壽也開皇改仁

壽陛下真帝也無踵偽亂必紹周南北朝偽亂相繼

漢以土襲火隋當為上代色尚黃數用五周木德漢

除四代之法四代謂北朝魏周齊南朝陳也以乘天命時乘御天

千載一時不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其

文而已不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

周公聖人之時者也故仲尼宗之敬其事正其始攝位則進正名則退公其心私其迹此

周八事也文中子謂敬其始正其名故十二策何先必先

正始者也

正始策首篇名

魏永為龍門令

永未

下車

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已胡

寧是營永遽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

為人上也

終戒

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温

彦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

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

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

中說

疑

常聞不專經者不敢以受也經別有說故著

之

此太原府君王疑自記自中說之後也

太原府君曰

稱府君者疑二

子所記也

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不

可便文中之後

後裔

不達于茲也召三子而教

之略例焉

續經略例

太原府君曰疑當居慄如也

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昔文

中子曰賢者疑也權則未而可與立矣府君

再拜曰謹受教非禮不動終身焉正觀中起

家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無君之心

天下稱其

讜正出為胡蘇令特杜淹為御史大夫王疑為監察上言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以君集有大功未之信而長孫無忌與君集善乃與杜淹不協而王疑貶出胡蘇令胡蘇漢東莞縣有胡蘇亭隋置及退則鄉黨以穆不得志於縣名今屬隸州時遂退

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

祭士三年之畜備則散之親族九年耕所儲畜聖人

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皆自足垣屋什物必堅

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

也事寡嫂以恭順著文中子之室與人不款曲不

受遺非其力非其祿未嘗衣食

力謂自饗食
耕桑者

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居家不肉食曰
無求飽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爲費天下
也鄉人有誣其稅者一歲再輸臨官計日受
俸年踰七十手不輟經親朋有非義者必正
之曰面譽背毀吾不忍也羣居縱言未嘗及
人之短常有不可犯之色故小人遠焉杜淹
曰續經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

也先王之道布在此矣天下有道聖人推而
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
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則
潤何往不利也太原府君曰夫子得程仇董
薛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之力也董仇
早歿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嗚
呼以俟來哲

此並隱其意肆其言以傷河汾
之教爲長孫無忌所抑房魏等

不能振
之也

叙篇

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爲首
古先聖王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
地篇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
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
之道蓋神乎易中故次之以問易篇易者教
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禮樂故次之以禮樂
篇禮樂彌文著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興

文立制燮理爲大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
相篇夫陰陽旣燮則理性達矣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說者非
易安能至乎關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關朗
篇終焉

文中子世家

杜淹撰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絜
身不仕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

秋周易訓鄉里爲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
前列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
愍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
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
將略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彥法即文中
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常歎曰
先君所貴者禮樂不學者軍旅兄何爲哉遂
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

爲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爲博士曰
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
道曰王先生業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先
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
中爲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穆公生
同州刺史彥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一
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
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

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時
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帝從
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
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
舜之姿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
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
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府君出爲昌樂
令遷猗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

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
之師獻兆于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
何爲而來地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
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
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
東平銅川府君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爲而
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
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憂殷以下數百年四

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
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
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
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
子再拜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宴居歌伐木
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
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

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
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
後集中子於是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
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璵問禮於河東關子
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
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文中子冠
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
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

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
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
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
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
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
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
變兮志垂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
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

四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
所親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亂蓋東遷
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
人天子錫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墳隴於茲
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
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弊廬在茅簷土堦
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
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

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
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
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
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
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
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大
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
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

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
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
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
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已來未之有也禮
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謚所以易名夫
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
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
矣仲尼旣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

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
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
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爲十卷續書
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
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贊易
七十篇列爲十卷並未及行遭時喪亂先夫
人藏其書于篋笥東西南北未嘗離身大唐
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

書授于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
福時

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

大唐龍飛宇內樂業文中子之教未行于時
後進君子鮮克知之正觀中魏文公有疾仲
父太原府君問候焉留宿宴語中夜而歎太
原府君曰何歎也魏公曰大業之際徵也嘗
與諸賢侍文中子謂徵及房杜等曰先輩雖

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王必
愧禮樂徵于時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又
又臨事當自知之及正觀之始諸賢皆亡而
徵也房李溫杜獲攀龍鱗朝廷大議未嘗不
參預焉上臨軒謂羣臣曰朕自處蕃邸及當
宸極卿等每進諫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
主不行若行之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
朕誠虛薄然獨斷亦審矣雖德非徇齊明謝

濬哲至於聞義則服席幾乎古人矣諸公若有長久之策一一陳之無有所隱房杜等奉詔舞蹈讚揚帝德上曰止引羣公內宴酒方行上曰設法施化貴在經久秦漢已下不足襲也三代損益何者爲當卿等悉心以對不患不行是時羣公無敢對者徵在下坐爲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對曰夏殷之禮旣不可詳忠敬之化空聞其說孔子曰周監二代郁郁

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公旦所裁詩書仲尼所
述雖綱紀頽缺而節制具焉荀孟陳之於前
董賈伸之於後遺談餘義可舉而行若陛下
重張皇墳更造帝典則非駑劣所能議及也
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典唯
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又召房杜及徵俱入上
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
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人極

誠哉深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義隨時順人周任有言陳力就列若能一
一行之誠朕所願如或不及強希大道畫虎不成爲將來所笑公等可盡慮之因詔宿中
書省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而徵尋請退上雖
不復揚言而閑宴之次謂徵曰禮壞樂崩朕
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

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
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愧如之然漢文
以清靜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練名實光武責
成委吏功臣獲全肅宗重學尊師儒風大舉
陛下明德獨茂兼而有焉雖未冠三代亦千
載一時惟陛下雖休勿休則禮樂度數徐思
其宜教化之行何慮晚也上曰時難得而易
失朕所以遑遑也卿退無有後言徵與房杜

等並慙慄拜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
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
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
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噫有元首無
股肱不無可歎也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
哭之慟十九年授余以中說又以魏公之言
告予因叙其事時正觀二十年九月記

東臯子荅陳尚書書

王

福時

撰

東臯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棄
官不仕耕于東臯自號東臯子正觀初仲父
太原府君爲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
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爲御史大夫密奏仲
父直言非辜於是太尉與杜公有隙而王氏
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父與陳尚書叔達相
善陳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
公編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重重

作書遺季父深言懃懇季父荅書其略曰亡
兄昔與諸公遊其言皇王之道至矣僕與仲
兄侍側頗聞大義亡兄曰吾周之後也世習
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
其天乎其天平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矣
天將啓之徵也儻逢明主願翼其道無敢忘
之及仲兄出胡蘇令杜大夫嘗於上前言其
樸忠太尉聞之怒而魏公適入奏事見太尉

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虛耶御史當反其坐果
實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然杜與仲父
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集果誅
且吾家豈不幸而爲多言見窮乎抑天寔未
啓其道乎僕今耕于野有年矣無一言以裨
于時無一勢以託其迹沒齒東臯醉醒自適
而已然念先文中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
半在廊廟續經及中說未及講求而行嗟乎

足下知心者顧僕何爲哉願記亡兄之言庶
幾不墜足矣謹錄世家旣去餘在福郊面悉
其意幸甚

錄關子明事

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經濟大器妙極
占筭浮沈鄉里不求官達太和末余五代祖
穆公封晉陽尚書署朗爲公府記室穆公與
談易各相歎服穆公謂曰足下奇才也不可

使天子不識入言于孝文帝帝曰張彞郭祚
嘗言之朕以上筭小道不之見爾穆公曰此
人道微言深殆非彞祚能盡識也詔見之帝
問老易朗寄發明玄宗實陳王道諷帝慈儉
爲本飾之以刑政禮樂帝嘉歎謂穆公曰先
生知人矣昨見子明管樂之器豈占筭而已
穆公再拜對曰昔伊尹負鼎于成湯今子明
假占筭以謁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後宜

任之帝曰且與卿就成筮論旣而頻日引見
際暮而出會帝有烏丸之役勅子明隨穆公
出鎮并州軍國大議馳驛而聞故穆公易筮
徃徃如神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
之死耻食齊粟故蕭氏受禪而穆公北奔即
齊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時穆公春秋五
十二矣奏事曰大安四載微臣始生蓋宋大
明二年也旣北遊河東人莫之知惟盧陽烏

深竒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徵爲祕書郎
遷給事黃門侍郎以謂孝文有康世之意而
經制不立從容閑宴多所奏議帝虛心納之
遷都雒邑進用王肅由穆公之潛策也又薦
關子明帝亦敬服謂穆公曰嘉謀長策勿慮
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道以究治體穆公
與朗欣然相賀曰千載一時也俄帝崩穆公
歸洛踰年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師之受

春秋及易共隱臨汾山景明四年同州府君
服闋援琴切切然有憂時之思子明聞之曰
何聲之悲乎府君曰彥誠悲先君與先生有
志不就也子明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府君
曰彥聞治亂損益各以數至苟推其運百世
可知願先生以筮一為決之何如子明曰占
筮幽微多則有惑請命著卦以百年為斷府
君曰諾於是揲著布卦遇夬之革三三
允上
乾下
三三

允上捨著而歎曰當今大運不過二再傳爾
離下從今甲申二十四歲戊申大亂而禍始宮掖
有蕃臣秉政世伏其強若用之以道則桓文
之舉也如不以道臣主俱屠地府君曰其人
安出朗曰參代之墟有異氣焉若出其在并
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蒼生何屬子曰當
有二雄舉而中原分府君曰各能成乎朗曰
我隙彼動能無成乎若無賢人扶之恐不能

成府君曰請刻其歲朗曰始於甲寅卒於庚子天之數也府君曰何國先亡朗曰不戰德而用詐權則舊者先亡也府君曰其後如何朗曰辛丑之歲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併六合府君曰其東南乎朗曰必在西北乎大亂者未可以文治必須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國也東南之俗其弊也剽西北之俗其興也勃又况東南中國之舊主也中國之廢久矣天

之所廢孰能興之府君曰東南之歲可刻乎
朗曰東南運曆不出三百大賢大聖不可卒
遇能終其運所幸多矣且辛丑明王當興定
天下者不出九載已酉江東其危乎府君曰
明王旣興其道若何朗曰設有始有卒五帝
三王之化復矣若非其道則終驕冗而晚節
末路有桀紂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墜地久矣
苛化虐政其窮必酷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

年積亂之後必有凶主理當然也府君曰先
王之道竟亡乎朗曰何謂亡也夫門王父曠
必有達者生焉行其典禮此三才五常之所
繫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王道
不能亡也府君曰請推其數朗曰乾坤之策
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引而
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朗聞之
先聖與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無真主故

黃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
丙午三百六十六矣達者當生更十八年甲
子其與王者合乎用之則王道振不用洙泗
之教修矣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其唐晉之
郊乎昔殷後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後不王則
斯人生晉夫生於周者周公之餘烈也生於
晉者陶唐之遺風也天地冥契其數自然府
君曰厥後何如朗曰自甲申至甲子正百年

矣過此未或知也府君曰先生說卦皆持二
端朗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每及興亡之際
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是非二
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
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於易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
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筮
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

頌善人少惡人多暗主衆明君寡堯舜繼禪
歷代不逢伊周復辟近古亦絕非運之不可
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
有臣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鮮矣
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有臣
而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
君而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仲尼禮
樂之美不行於章帝治亂之漸必有厥由而

興廢之成終罕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
謂也何謂無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郊廓
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豈亦二端乎朗曰聖人
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脩策迺
馭長羅遠羈昭治亂於未然筭成敗於無兆
固有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
臣犯之終不促已成之期于未衰之運故曰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

必遇聖謀睿策有時而弊故考之典禮稽之
龜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或
有已盛而更衰或過筭而不及是故聖人之
法所可貴也向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則當
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而
已哉過筭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
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策不出聖
謀乎朗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策告未來之

事遞相表裏安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謨朗
曰人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
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危是以平路安車狂
夫審乎難覆乘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
周禮旣行曆數不延乎八百奏法旣立宗祧
能踰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同歸乎府君曰
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朗曰文質遞
用勢運相乘稽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

龜筮而研其慮千載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
之有府君蹶然驚起因書策而藏之退而學
易蓋王氏易道宗於朗焉其後宣武正始元
年歲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歲戊
申而胡后作亂爾朱榮起并州君臣相殘繼
踵屠地及周齊分霸卒併於西始於甲寅終
於庚子皆如其言明年辛丑歲隋高祖受禪
果以恭儉定天下開皇元年安康獻公老于

家謂銅川府君曰關生殆聖矣其言未來若
合符契開皇四年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石
而有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二載
爾獻公筮之曰此子當之矣開皇六年丙午
文中子知書矣厥聲載路九年巳酉江東平
高祖之政始迨仁壽四年甲子文中子謁見
高祖而道不行大業之政甚於桀紂於是文
中子曰不可以有爲矣遂退居汾陽續詩書

論禮樂江都失守文中寢疾歎曰天將啓堯
舜之運而吾不遇焉嗚呼此關先生所言皆
驗也

王氏家書雜錄

王

福時

撰

太原府君諱凝字叔恬文中子亞弟也正觀
初君子道亨我先君門人布在廊廟將播厥
師訓施于王道遂求其書于仲父仲父以編
寫未就之出故六經之義代莫得聞仲父

釋褐爲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杜淹謂仲父
曰子聖賢之弟也有異聞乎仲父曰疑忝同
氣昔亡兄講道河汾亦嘗預於斯然六經之
外無所聞也淹曰昔門人咸存記焉蓋薛收
姚義綴而名曰中說茲書天下之昌言也微
而顯曲而當旁貫大義宏闡教源門人請問
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盍求諸家仲
父曰疑以喪亂以來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

中說一百餘紙大底雜記不著篇目首卷及
序則蠹絕磨滅未能詮次會仲父黜爲胡蘇
令歎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
歲不我與乃解印而歸大考六經之目而繕
錄焉禮論樂論各亡其五篇續詩續書各亡
小序惟元經讚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
勒成七十五卷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仲
父謂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綱帝

道則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不至焉
自春秋以來未有若斯之述也又謂門人曰
不可使文中之後不達于茲也乃召諸子而
授焉正觀十六年余二十一歲受六經之義
三年頗通大略嗚呼小子何足以知之而有
志焉十九年仲父被起爲洛州錄事又以中
說授余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
爲教也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論語之

記乎孺子奉之無使失墜余因而辨類分宗
編爲十編勒成十卷其門人弟子姓字本末
則訪諸紀諜列於外傳以備宗本焉且六經
中說于以觀先君之事業建義明道垂則立
訓知文中子之所爲者其天乎年序寢遠朝
廷事異同志淪歿帝閭攸邈文中子之教抑
而未行吁可悲哉空傳子孫以爲素業云爾
時正觀二十三年正月序

中說卷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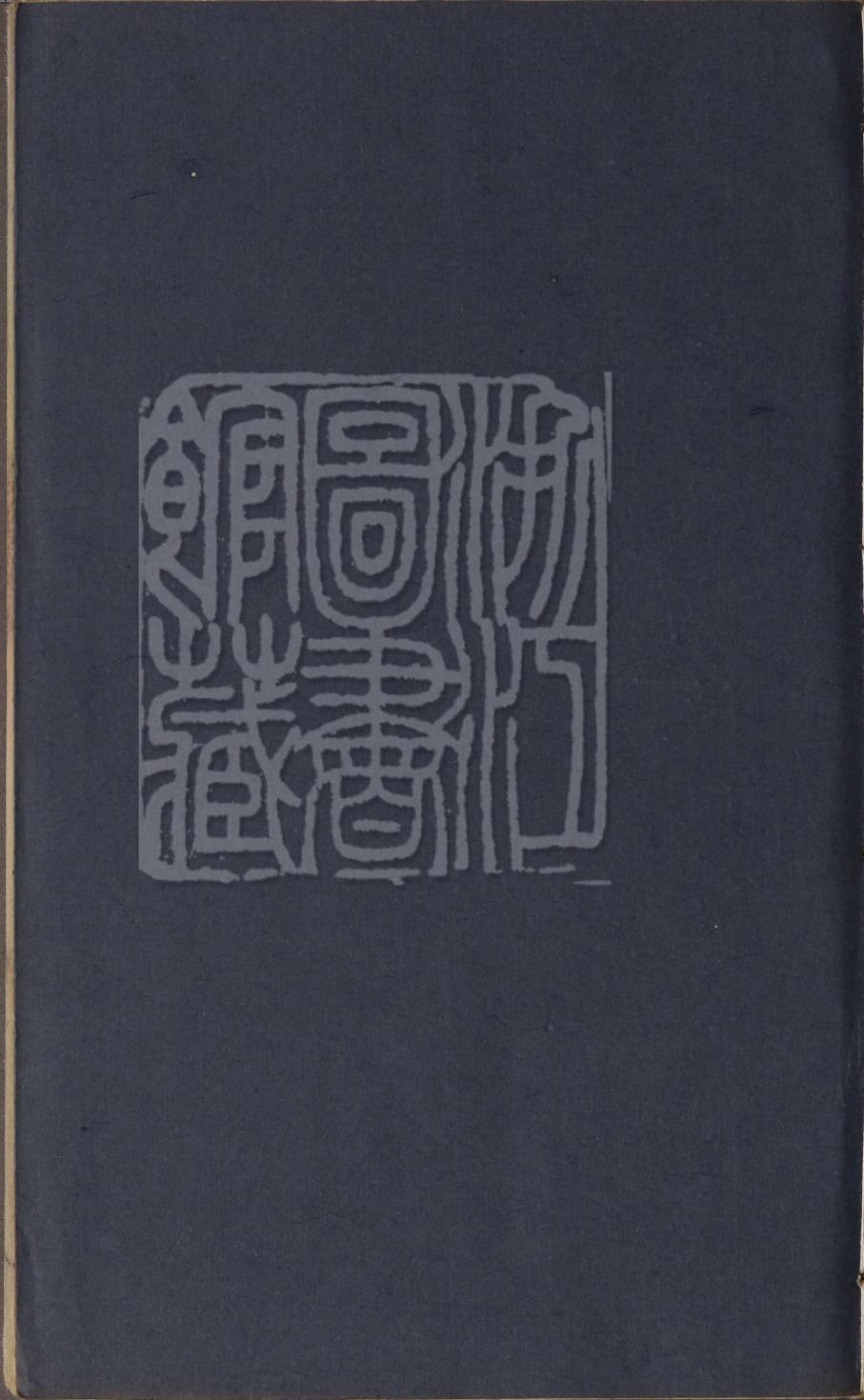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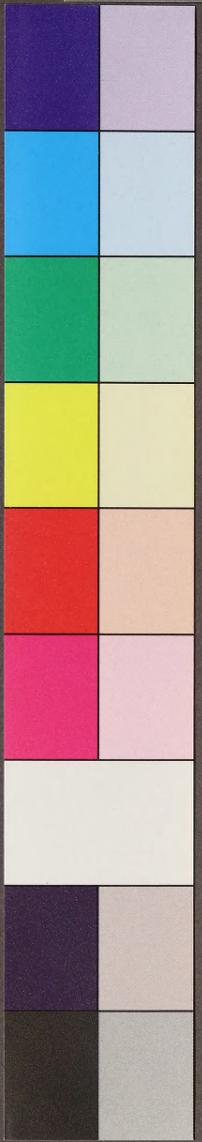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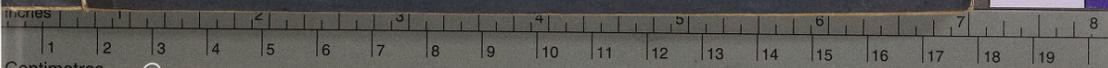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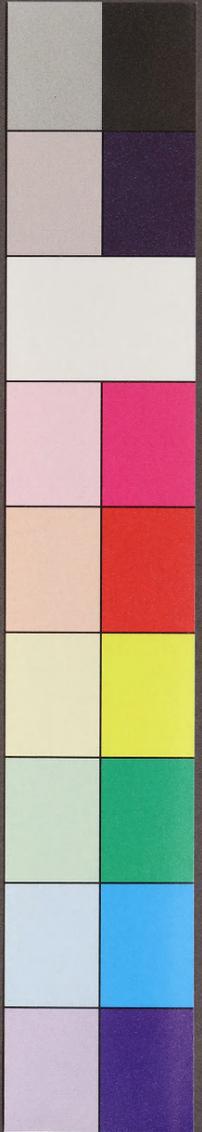
甲 登記號：013481

一九 年 月 日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Inch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